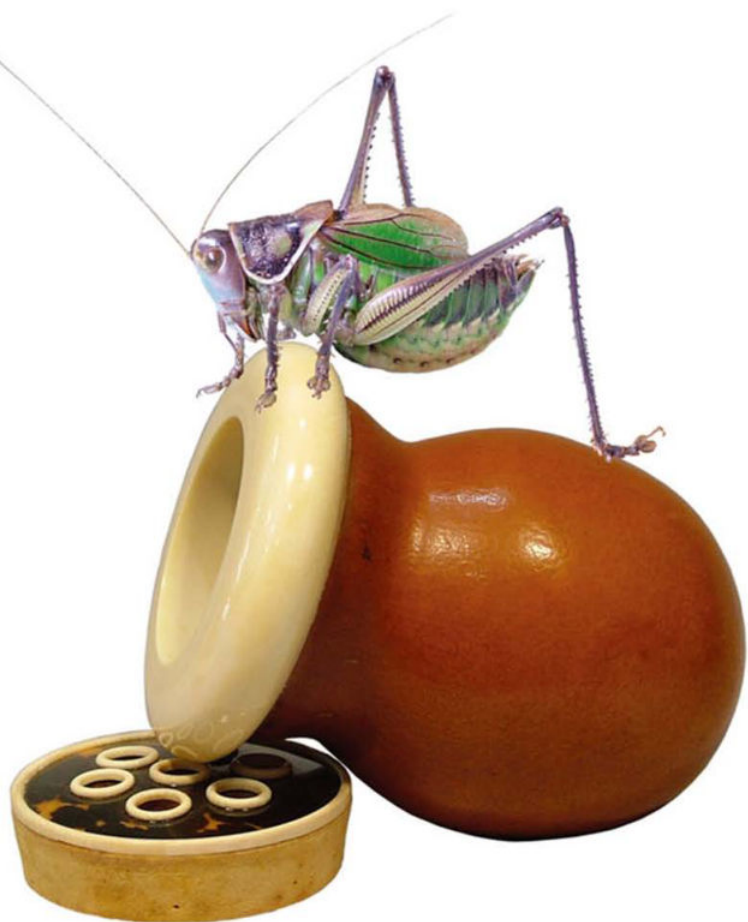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鳴蟲

(修訂本)

孟昭連◎著

孟昭連



(修订本)

孟昭连◎著

中國鳴蟲

孟昭連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鸣虫 / 孟昭连著. -- 修订本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306-7461-1

I. ①中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观赏型-昆虫-基本知识-中国 IV. ①G899②S865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9317号

责任编辑: 魏青 装帧设计: 郭亚红

出版人: 张纪欣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360 千字

印张: 20

版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9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

地址: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

电话: (0539)2925659

邮编: 27601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鸣虫小史

- 《诗经》中的鸣虫 /001
- 金笼蟋蟀与仙虫社 /003
- 京师人嬉虫 /007
- 鳌山蛩声 /011
- 少年子弟好畜秋虫 /015
- 清代的鸣虫生意 /018
- 官模子 /021
- 私模子与“沙河刘” /028
- 民国年间的鸣虫活动 /034

鸣虫的生物学特征与习性

- 生活史 /046
- 交配与产卵 /048
- 孵化与蜕皮 /053
- 洞穴 /055
- 食性 /056
- 趋性 /057
- 昼夜规律 /059
- 体色适应 /059

鸣虫的鸣声

- 鸣虫为什么鸣叫 /061
- 鸣虫的鸣叫原理 /063

鸣虫的鸣声分析 /067

鸣声的调理 /071

蟋蟀类鸣虫

蟋蟀释名 /082

蟋蟀的身体构造 /085

蟋蟀类鸣虫的品种 /088

螽斯类鸣虫

螽斯释名 /102

螽斯类鸣虫的品种 /104

蝉类鸣虫

蝉释名 /118

蝉的身体构造 /120

蝉的一生 /122

蝉的种类 /124

食用与药用价值 /126

鸣虫选养与捕捉

挑选 /131

畜养 /137

捕捉 /146

装虫 /159

鸣虫的人工繁育

古代育虫法 /161

现代育虫法 /163

幼虫的饲养 /169

鸣虫虫具

虫具概述 /176

笼 /177

盒 /183

管与筒 /187

罐 /189

葫芦虫具

蟋蟀葫芦 /192

蝈蝈葫芦 /201

制作工艺 /208

范制技术 /221

配置 /231

鉴别与收藏 /246

诗词中的鸣虫

咏蝉 /255

咏蟋蟀 /265

咏螽斯 /275

绘画中的鸣虫

古籍中的草虫图 /280

唐宋绘画中的鸣虫 /285

元明清绘画中的鸣虫 /291

齐白石笔下的鸣虫 /297

后 记 /305

主要参考征引书目 /307

鸣虫小史

鸣虫者，善鸣之虫也。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诗人沈约有诗写道：“远林响咆兽，近树聒鸣虫。”他这里说的“鸣虫”是指蝉。唐代诗人郑谷也有“晚带鸣虫急，寒藏宿鹭愁”的诗句，则以鸣虫指秋后的蟋蟀之类。宋代诗人张耒《卷帘》诗中有“卷帘新月上，林影散微茫。庭草鸣虫近，风灯秋幌凉”，其中的“鸣虫”也是泛指蟋蟀、螽斯等能够鸣叫的昆虫。自然界中能够鸣叫的昆虫虽然很多，但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蟋蟀、蝈蝈、金钟、纺织娘及各种铃虫了。

人类在刚刚步入自己童年的时代，就开始对自然界各种现象进行观察。置身于远古大自然的环境之中，他们不能不注意到昆虫鸣叫的现象。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天籁之音，我们的先人并没有想到人工饲养听其鸣声；事实上，也没有那个必要。

但渐渐地，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，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听到自然界中昆虫的鸣叫，他们开始捕捉那些善鸣的昆虫，装在笼子里，挂在自家的柴门上，一边听着那美妙的乐音，一边鉴赏着那只美丽的小精灵。就这样，一项引人入胜的精神娱乐活动——鸣虫畜养玩赏，进入了古人的生活，并且逐渐发展，形成了十分悠久的历史，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有趣的组成部分。

《诗经》中的鸣虫



孔子有一句名言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，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他这里说的《诗》是指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。他这句话是强调《诗经》的多方面的价值，最后居然说到可以通过《诗经》学习草木、鸟兽及昆虫的自然知识。的确，《诗经》有很多有关昆虫包括鸣虫的记述和描写。

比如，《诗经》中有一篇描写农事的作品《七月》，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述：“五月斯螽动

股，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（《豳风·七月》）斯螽、莎鸡、蟋蟀都是善鸣之虫；“动股”“振羽”都是鸣叫的意思。诗人还形象地描绘了鸣虫的叫声：“嘒嘒草虫，趯趯阜螽。”（《召南·草虫》）“嘒嘒”就是草虫的鸣叫之声。还有蝉的叫声：“四月秀葺，五月鸣蜩。”（《豳风·七月》）在认识到蟋蟀等一类昆虫善鸣的同时，人们还注意到它们的鸣叫都是很有规律的，总是与一定的节令相联系。“鸣蜩”“斯螽动股”都是在五月，“莎鸡振羽”是在六月，而蟋蟀的“在野”“在宇”“在户”“入我床下”也都与节令密切相关。当阳气东来，天气变暖的时候，它们便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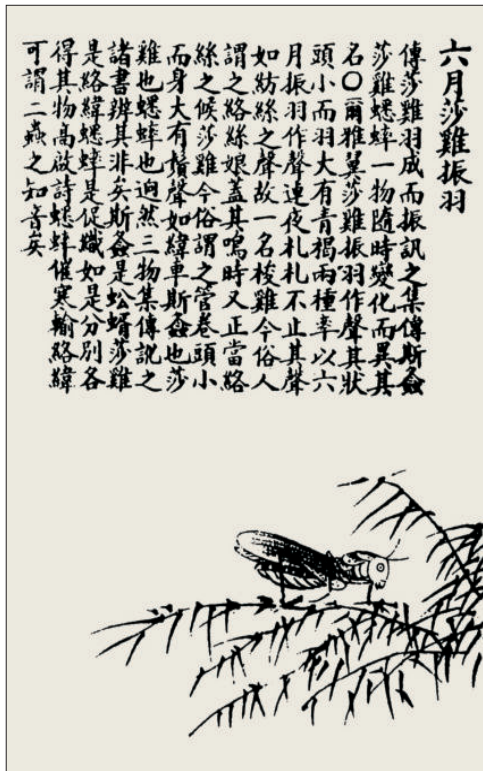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鸣蜩图

生发育，渐渐鸣叫开来；而当秋尽冬来，严寒将至之际，它们便销声匿迹，无影无踪了。古人对节气时令十分关心，因为它与农业生产有极密切的关系。渐渐地，人们开始把鸣虫的叫声作为判断季节的重要标志。据考证，古代金文中的“夏”写作, 就是一只蝉的样子；甲骨文中的“秋”字则画成, 正是蟋蟀的样子。“立秋，蜻蛚鸣；白露下，蜻蛚上堂”（《易通·卦验》）、“蜻蛚鸣，衣裘成”（《盐铁论》），都把鸣虫的鸣叫与节气联系起来。

最初，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形形色色的小虫子的叫声，与自己的内心情感有什么联系，所以只是客观地记载，没有什么审美的因素。但后来，人们渐渐感觉到自然界的花开花落，斗转星移，乃至禽虫的鸣叫，很容易引起自己感情的波动，或欢快，或忧思，或孤寂，或伤感，于是开始有意识将虫鸣与自己的情绪联系起来，并写入自己的诗文里。宋玉《九辩》：“澹容与而独倚兮，蟋蟀鸣此西堂。”用深秋里蟋蟀的叫声，衬托自己的孤独心



斯螽圖



《毛詩品物圖考》中的莎雞圖

情。后来的文人写出那么多咏虫诗文，都是借昆虫的鸣叫抒发自己的感情，亦即古代文学中所谓托物言志的手法。

金笼蟋蟀与仙虫社

既然人们从昆虫的鸣叫里找到了某种情感寄托，发现了美的东西，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专门畜养昆虫以听鸣声的现象。根据现有的资料，人工畜养鸣虫以作娱乐的做法起自唐代宫中。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卷二“金笼蟋蟀”条：

每至秋时，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，捉蟋蟀闭于笼中，置之枕函畔，夜听其声。庶民之家皆效之也。

宫女们为什么要养蟋蟀听其鸣叫呢？难道她们没有更好的娱乐方式吗？也许这是她们优裕生活之余的一种消遣，更可能是无可奈何的精神寄托。在封建帝王的后宫里，

无数良家少女被禁锢其中，虽然物质上颇富有，衣绫罗，食珍馐，但精神上却是很空虚贫乏的，人人都有满腹的怨恨。封建帝王虽只一人，却有“粉黛三千”事之，大多数宫女一辈子守活寡，连皇上的面也没有见过，心中的悲苦是不必说的。唐玄宗虽是个风流皇帝，然妃妾太多，亦恐难以兼顾。史又载：

开元末，明皇每至春时，旦暮宴于宫中，使嫔妃辈争插艳花。帝亲捉粉蝶放之，随蝶所止幸之。后因杨妃专宠，遂不复此戏也。（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）



唐壁画观鸟捕蝉图



唐代宫女捕蝶图

这看起来很可笑，其实简直是一种很残酷的游戏！我们真是难以想象，成群的宫妃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，“争插艳花”，静等蝴蝶前来才能与皇上一见，究竟会是何等场面！唐代时兴一种蝶形饰物，不知是否与这种奇怪的做法有关。事实上，古代宫廷中的大多数宫女无缘幸帝，在心情苦闷，百无聊赖之时，她们只好想出种种游戏来解闷。同书还载：“内庭嫔妃，每至春时，各于禁中结伴，三人至五人，掷金钱为戏，盖孤闷无所遣也。”说的正是这

种情况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有一首《白头吟》，写尽了这些宫女孤闷哀怨之情，十分动人。秋时畜养蟋蟀，显然也是宫女们解闷消遣的游戏之一。用金笼畜养一只小小的蟋蟀，放在枕畔，听着悲切感人的虫鸣，聊以自慰，以度过漫漫长夜，这就是唐代宫女畜养蟋蟀的真正动机。不过，王仁裕说民间养虫是仿效宫女之举恐不可信。合理的推测应该是相反，宫女们养虫以听其声，应该是受民间养虫之俗的影响才出现的。

除了宫中养蟋蟀，唐代的长安城里还有人养鸣蝉娱乐。据宋陶谷《清异录》：

唐世京城游手，夏月采蝉货之，唱曰：“只卖青林乐！”妇妾小儿争买，以笼悬窗户间。亦有验其声长短为胜负者，谓之仙虫社。

以笼养蝉，现在已没有这种做法。不过在唐代的长安不但有，而且很流行；否则，便不会有人专门捉来到大街上出售。他们还为蝉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“青林乐”，买主则多是妇女和儿童。古代家庭娱乐很少，主妇们闲得无聊，买只蝉来挂到窗前，听着它那顿挫悠扬的长鸣，也算是一种精神享受吧。有意思的是，还有人以蝉鸣的长短进行比赛，决定输赢；甚至还成立了一个“仙虫社”，如果仅从资料上来看，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鸣虫组织。



《尔雅音图》中的蛸图

宋代斗蟋蟀很有名，南宋贾似道因斗蟋蟀入迷而误国事，被后人戏称为“蟋蟀宰相”；他的那本《促织经》，更是被后人视作我国最早的一部蟋蟀专著。据西湖老人《繁胜录》载，当时的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，“促织盛出，都民好养”。而且街上专有蟋蟀市场，供爱好者选购：“每日早晨，多于官巷南北作市，常有三五十火斗者。”而且因为玩者众多，城外农民专有人捕了来卖给城里人：“乡民争捉入城货卖，斗赢三两个，便望卖一两贯钱；若生得大，更会斗，便有一两银卖。每日如此，九月尽天寒方休。”街上也有人专卖用来畜养蟋蟀的各种笼具，并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

业的所谓“闲汉”。由此可知南宋的斗蟋蟀活动已发展到相当规模。与之同时，鸣虫的畜养玩赏也成为普通民众的爱好。可以相信，杭州城里的蟋蟀市场里，一定同时出售各类鸣虫。因《繁胜录》同时还说市场上出售各种笼具：“或用银丝为笼，或作楼台为笼，或黑退光笼，或瓦盆竹笼，或金漆笼、板笼甚多。”而用笼养斗虫是不符合蟋蟀生活习性的，所以这些笼大部分都是用来养鸣虫的。罗愿的《尔雅翼》上有载：



(宋)韩佑螽斯绵瓠图

莎鸡振羽作声，其状头小而羽大。有青褐两种，率以六月振羽作声，连夜札札不止。其声如纺丝之声，故一名梭鸡，一名络纬。今俗人谓之络丝娘，盖其鸣时又正当络丝之候，故《豳诗》云“六月莎鸡振羽，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”也。寒则渐近人。今小儿夜亦养之听其声，能食瓜蒌之属。

罗愿说的莎鸡即纺织娘，他描绘的“头小羽大”，且分“青褐两种”，正是纺织娘的特征。纺织娘直到现在还是南方人喜养的鸣虫之一。《诗经》中说的莎鸡更可能是蟋蟀，因为能够根据季节的不同而由野外转移到庭院的只能是蟋蟀，而螽斯类的纺织娘则没有这样的生活习性。罗愿对纺织娘显然有过细致的观察，所以他对其体色、叫声及食性几个方面的问题皆说得很内行。

另外，南宋李澄叟《山水画诀》论花木禽虫画法有云：“夫画花竹翎毛者，正当浸润笼养放飞之徒。叫虫，问养叫虫者；斗虫，问养斗虫者，或棚头之人求之。鸢禽须问养鸢禽者求之，正当各从其类。”他这里是说画家要画什么，就要与养什么的人打成一片，仔细观察所要画的东西，这样才能画好。所谓“笼养放飞之徒”，就是指养虫和养鸟的人。尤值

值得注意的是,他把当时的“笼养之徒”还分成两类,一类是“养叫虫者”,一类是“养斗虫者”。“叫虫”就是养来听叫的纺织娘、蝈蝈之类,“斗虫”显然就是指蝈蝈了。之所以说“值得注意”,因为现在的玩家在口语中,仍然把鸣虫称为“叫虫”,而能斗的蟋蟀则称为“斗虫”。可知,“叫虫”“斗虫”的说法,早在八九百年前的宋代就已经如此了。“鸣”“叫”义同,但“鸣”多是书面语说法,“叫”则是百姓口语。自古中国文人下笔有避口语的陋习,所以驴叫要说成“驴鸣”,马叫要说成“马嘶”,狗叫要说成“犬吠”。李澄叟在这里能以口语的说法把鸣虫说成“叫虫”,无意中让我们了解到这一历史的真相,实在是难能可贵。由“叫虫”“斗虫”这种专有称呼来推测,宋代无论是斗蟋蟀还是养鸣虫,在社会上都很普遍。

京师人嬉虫

唐宋两朝玩赏鸣虫,除了无聊的宫女,就是妇女儿童,似乎正人君子不屑为之,也没有形成一股较强的社会风气,这与能用来赌博的斗蟋蟀似乎有所不同。但到了明代,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明代不但斗蟋蟀的风气比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,而对鸣虫的畜养玩赏,亦渐成发展之势。与斗蟋蟀比起来,畜养鸣虫既能以声娱人,又无破财之忧,有益而无害,故极得一般民众乃至文人雅士之喜爱,所以到了明清两朝,鸣虫畜养活动十分活跃,京城尤甚。上自宫中王公贵族,下至平民百姓,都以畜养鸣虫为乐。从明代始,可供娱人的鸣虫品种大大增加,除以前的蟋蟀和纺织娘,还有蝈蝈、金钟、油葫芦、梆子头、老米嘴,而且还发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,品玩技巧也有明显的提高。袁宏道《促织志》在谈到斗蟋蟀的同时,最先提到了蝈蝈的畜养:



明宣德狮球罐



古谱中的明宣德罐图

促織志

公安袁宏道

論畜

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。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草間，側耳往來而貌兀兀，若有所失者。至於溷廁汚垣之中，一聞其聲，踴身疾趨如僂猫見鼠，瓦盆泥罐過市井，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爲樂。

論似

促織志

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，京師人謂之聒聒，亦捕養之；南人謂之紡線娘，食絲瓜花及瓜瓢，音聲與促織相似，而清越過之。余嘗畜二籠，挂之檐間，露下淒聲徹夜，酸楚異常，俗耳爲之一清。少時讀書杜庄，晞髮松林景象，如在目前，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。

又

又一種亦微類促織，而韻致悠揚，如金玉中出，溫和亮徹，聽之令人氣平。京師人謂之金鐘兒，見暗則鳴，遇明則止，兩種皆不能鬪，故未若促織之盛。

(明)袁宏道《促織志》

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，京師人謂之聒聒，亦捕養之；南人謂之紡線娘。食絲瓜花及瓜瓢，音聲與促織相似，而清越過之。余嘗畜二籠，挂之檐間，露下淒聲徹夜，酸楚異常，俗耳爲之一清。少時讀書杜庄，晞髮松林景象，如在目前，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。

這位明代著名的詩人對蝈蝈顯然是見到不久，但對它的鳴聲卻很快就喜歡上了，而且引起了他對少年時代讀書生活的美好回憶。北京人現在仍然最喜養蝈蝈，可見是有傳統的，起碼在四百年前就已經有了這個習俗。在此之前的各種記載都沒有提到過蝈蝈，主要原因是前人將紡織娘與蝈蝈混爲一談，沒有區分開。袁氏還提到北京人喜養金鐘兒：

又一種亦微類促織，而韻致悠揚，如金玉中出，溫和亮徹，聽之令人氣平，京師人謂之金鐘兒。見暗則鳴，遇明則止。兩種皆不能鬪，故未若促織之盛。

金鐘兒的體形與蟋蟀有相似之處，但又有明顯的差別，所以袁氏才說“微類”。作者對金鐘兒生活習性及鳴聲的描繪，以及個人的感受，都很準確。直到現在，金鐘兒作為鳴蟲畜養，也遠不如蝈蝈、油葫蘆之類普遍。



(明)曹有光螽斯图

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
记之更详：

然嬉之虫，又不直促织。有虫黑色，锐前而丰后，须尾皆岐。以跃飞，以翼鸣，其声磴棱棱，秋虫也，暗即鸣，鸣竟刻，明即止。瓶以琉璃，饲以青蒿，状其声名之曰金钟儿。有虫便腹青色，以股跃，以短翼鸣，其声聒聒，夏虫也，络纬是也。昼而曝斯鸣

矣，夕而热斯鸣矣。秸笼悬之，饵以瓜之瓢，以其声名之曰聒聒儿。其先聒聒生者，曰叫蚂蚱，以比于聒聒，腹太似恨骞，翅太似恨长，鸣太似恨细。有螂缪者，蛸也。马螂缪者，蝉也。名以听者之所为情，寂寥然也。鸣盖呼其候焉：三伏鸣者，声躁以急，如曰“伏天、伏天”。入秋而凉，鸣则凄短，如曰“秋凉、秋凉”。取者以胶首竿承焉，惊而飞也，鸣则攸然。其粘也，鸣切切，如曰“吱、吱”。入乎手而握之，鸣悲有求，如曰“施、施”。促织之别种三：肥大倍焉者，色泽如油，其声“啾、啾、啾”，曰油葫芦。其首大者，声“梆、梆”，曰梆子头。锐喙者声“笃、笃”，曰老米嘴。三者不能斗而能声，揜于养者，童或收之，食促织之余草具。

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明代北京人对鸣虫的兴趣，已由少数几种扩大到八九种之多，常见的鸣虫几乎全被用来人工畜养，供人赏玩。这段记载对各种鸣虫的特征、习性及其饲养方法的描绘，十分准确、细致，看来作者必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了解，或许他也是个养鸣虫的内行。刘侗是湖北麻城人，中年来北京，崇祯七年中进士。他在北京认识了于正奕，与之合写了《帝京景物略》，对北京的名胜古迹、山川人物、风俗人情，作了详细考察和记述，极具史料价值。书中这段明末北京人玩赏鸣虫的记载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

促織志
 麻城劉侗
 產
 永定門外五里禾黍巖巖然被野者胡家村禾黍中
 荒寺數出頂兆萬接所產促織吟鳴善闢殊勝他產
 捕
 秋七八月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請藜草處缺
 墻頽屋處蕪斃土石堆磊處側聽徐行若有遺亡跡
 聲所發而穴斯得乃搦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躍
 促織志
 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之
 辨
 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審養之養得其形若氣試之試
 而才然後以聞
 材
 促織經曰蟲生于草土者身軟磚石者體剛淺草瘠
 土者性和磚石溪坑及地陽向者性劣若是者穴辨
 凡促織青為上黃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為下
 紅麻頭白麻頭青頂金翅金絲額銀絲額上也黃也

(明)刘侗《促织志》

明代社会的风俗。此段内容后来被清代陶珽收入《说郛续》中，更名《促织志》。

上面多是说的北京城里的情况，而在南方，人们还保持着喜养纺织娘的习俗。毛晋在其所著《毛诗陆疏广要》中云：“今所谓莎鸡者，亦生樗木上，六月后出，飞而振羽，索索作声。人或畜之樊中。”所谓“畜之樊中”，是指把纺织娘养在笼子里，听它的鸣叫声。

鸣虫的寿命一般都很短，只三四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民间有“百日虫”的说法。它们随一定的季节而生，又随一定的季节而亡，爱好者只能在夏秋两季畜养，而且都是从野地里捕来的。这种捕来的鸣虫，调养得再好，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，便会终老而死。为了一年四季都能听到鸣虫的叫声，民间有人发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。



《三希堂画谱》蝉图